

电影剧本叢書

我們來自喀琅施塔得

維什涅夫斯基著



艺术出版社

电 影 剧 本 叢 書

电 影 艺 术 編 譯 社 編

我 們 來 自 喀 琅 施 塔 得

B • 維什涅夫斯基著

李 邦 媛 譯

艺 朮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В. ВИШНЕВСКИЙ
МЫ ИЗ КРОНШТАДАТА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I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 容 說 明

1919年10月。彼得堡正處於白匪軍和帝國主義干涉軍的嚴重威脅之下。偉大的列寧發出了“為保衛紅色的彼得堡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緊急号召。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步兵們，彼得堡的工人們全都動員起來了。在黨的領導下，他們凝成了強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敵人妄圖扼殺年輕的蘇維埃政權，但是卻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劇本通過鮮明生動的形象和熾熱殘酷的鬥爭，表現了黨的偉大的組織作用，勞動人民奔騰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對於蘇維埃政權的無限忠貞；從而也說明了蘇維埃政權像磐石一樣堅固，任何敢來侵犯的敵人，必定被碰得頭破血流。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958 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 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55 字數 36,000 開本 780×1092 1/32 印張 2 1/16 插頁 5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000 冊

定價 (7) 0.27 元

統一書號：10020·55

定 价： 0·27 元

彼得堡。1919年10月。

寒冷的黃昏。从西边吹來了海風。

涅瓦河口，在警戒着的城市里的碼頭旁，站着水兵
安东·卡拉巴施。

威嚴的聲音：誰是波羅的海艦隊的？

水兵：（回過頭）有，我是波羅的海艦隊的！

一个身穿便服，頭髮銀白的人走過來：

“到喀琅施塔得去。布尔什維克党中央派來的。”

水兵：是，去喀琅施塔得。

摩托的突突声打破了涅瓦河上死一般的沉寂……冬
宮、海軍总司令部和涅瓦河上的一座座大桥逐漸地留在
后面了。寒冷的褐色水面上散發着蒸汽。寂靜無人。

汽艇在圍繞着这个死寂的城市的运河上行駛着。

狹窄的、凝然不动的运河。彼得洛夫、巴甫洛夫、
尼柯萊耶夫的宮殿和兵營。

愠怒而不可制服的城市。党中央來的同志默默地注
視着城市……

駕駛汽艇的水兵默不作声……

花崗石的牆壁和桥洞傳出回声……

汽艇在桥洞的陰影里穿过时，傳來了歌声：

同志們勇敢地向前進……

歌声漸远，終於消逝。这不知是彼得堡哪一部分的隊伍从桥上走过去了。

汽艇沿着运河直駛到涅瓦河口。几艘波罗的海艦隊的軍艦靜靜地停泊在城內。敌人迫近了。人們正准备迎敌。

汽艇轉了一个大弯，开到通海运河里去了。展現了濱海的工業城市彼得堡的雄偉圖景。彼得堡正在注視着波罗的海，注視着西方。

最后一批建筑物、最后几艘軍艦閃过去了——眼前展开了一片遼闊的海濱区。風刮得更大了。寒冷的浪濤迎面襲來。

水兵回过头來，嚴肅而驕傲地对中央來的同志說道：

“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寒冷的浪濤汹涌着。親愛的城市隱現在霧气中。

中央來的同志低低地說：

“再見，彼得堡。”

遼闊的大海。从西面吹來的海風咆哮着。

風的嘯声。

喀琅施塔得——紅色彼得堡永 恆的門戶

从海上看到的喀琅施塔得。黄昏时刻的海島。艦上
傳來了淒涼的鐘聲。

喀琅施塔得！這就是成千上萬立方公尺的芬蘭花崗
石、拉多加湖花崗石和奧涅加河花崗石，這些石塊被歷
時已久、不怕風雨和歲月侵蝕的水泥面和巨大的、牢固
的鐵夾箝在一起。這裡是成堆的鋼鐵和無數的炮口，這
裡是橫在大海中的鐵壁銅牆。

保存着彼得洛夫、巴甫洛夫和尼柯萊耶夫時代勻稱
風韻的冷清清的街道，籠罩着死一般的沉寂。水流在又
狹又陡、狀似山谷的運河里幾乎要結冰了。兵工廠、古
老的城門、成排的旅館和荷蘭小鋪子。城市充滿了警覺
的氣氛，一片空虛。

一艘凝然不動的軍艦停泊在軍港里。寂靜無人。

中央來的同志走過河岸。黑黢黢的軍艦。時而，某
處沖出來一股蒸汽，仿佛一聲沉重的嘆息……沙啞的汽
笛聲。

在花崗石的頂端，有一群水兵走來。

古老的濱海城市的街頭景物漸漸展開了。在一垛牆

上貼着的一份“消息報”被風吹拂着，另外還有幾張灰色的布告。水兵們停了下來。

一個水兵讀道：

“‘明天，基本配給証不再發予糧食。兒童配給証每份發八分之一磅’。事情真妙啊！”

水兵們繼續走着。他們從彼得公園粗大的橡樹旁經過，從兀立不動的彼得大帝像旁經過——彼得大帝的鉄青的臉不可抑制地直視着海洋。從緊閉着百叶窗的小屋旁和釘着交叉的木牌子的酒館旁經過……

班長脫口而出：

“想當年……1905年，我們把警察剝了做冷菜……”

他低聲哼着一支回憶起來的、關於滿洲的山崗和遠東地方的淒涼歌曲。

水兵們都凍僵了，他們踱來踱去，期待着某種巧遇。

在雅谷爾廣場上一座巨大的寺院旁，一群穿着破大衣的老百姓正頂着風在作步槍操練。

一個矮个子水兵和另外幾個水兵停了片刻：

“是公社社員？加油！加油……”

大家又往前走。

在吹着橫貫全島的穿堂風的那條林蔭道上，在鉄欄杆旁坐着一對沉醉在熱吻里的情人。

一個水兵看見了，艷羨地喊起來：

“噫！”

他們繼續前進。

一個水兵憂郁地彈着吉他……一匹瘦馬拉着靈車迎面走來。靈車上是棺材，棺材上放着一頂有飄帶的海軍帽。飄帶上的幾個字母“看守者”有幾處地方已經模糊不清了。棺材後面有三個小孩子，他們的小手緊緊抓住靈車的邊緣。水兵們注視着這一行列……風呼嘯着……

水兵們繼續走着，他們循着海島，循着城市，循着1919年秋天的喀琅施塔得前進。

石砌的斜坡通向古老的船塢。遠處有一個女人和一個紅軍士兵。他暫時离开了她……

水兵們向斜坡走去。前面是個女人，是個女人啊！他們呆住了，都默不作聲。她，這個女人啊！吉他手真該為她歌唱：

安靜溫柔的女人……她坐在那里等待着。

水兵們用輕快的跳躍的步伐沿着斜坡的石級跑上去。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吉他手，他老練地、滿有把握地走過去。他的朋友阿爾青跟在後面。阿爾青問道：

“小姐？……”

女人站起來走開了。水兵們默默地、不高興地追趕着她。女人沿着要塞運河旁的林蔭道奔跑。水兵們快追上她了。海灣里汽笛吼叫了起來……

阿爾青跳過去攔住女人的去路。她慌亂起來了。四

周冷冷清清地，一個人也沒有。

阿尔青走近她。

女人：不要靠近我！

女人的同行者——紅軍士兵从拐彎处出來了，他帶着一個小孩。

他看見了水兵們，大聲警告他們：

“同志們！”

水兵站住，一動不動。”

“哪一处的步兵敢來打擾！”

步兵一聲不響地走過來擋住了女人。水兵和步兵面對面站住。

其余一些水兵好奇地等待着对于步兵的惩罚。拐角处几个紅軍士兵也看見了發生的爭吵。

“怎么回事？”

“發生什么事啦？”

“同志們！咱們快去吧！”

水兵們望望紅軍士兵們，走到他們面前去。

他們像兩堵牆似的面對面站着：一边是紅軍士兵，一边是水兵。水兵們帶着挑畔的神氣站着。

阿尔青看看那个士兵，用肩膀揉了他一下，滿不在乎地說：

“你們幹什麼要惹人？”

士兵：是我們惹人？

水兵被这种平心静气的、出乎意料的答案激恼了，他抓住步兵的军大衣的衣领，扯着他：

“喔，傻小子！”

步兵一下子推开水兵，这一推跟熊一般有力，把水兵推出好几步远，撞在街灯上，玻璃被震得响了起来。

街上打成一片混乱。

女人急忙找来了巡逻队，警哨响起来了。

巡逻队队长：上军舰去吧，快：

人们清醒了。

群架停止了。

吉他手水兵瓦连金·别斯普洛斯凡尼边走边回过头来，悻悻地说：

“步兵！”

阿尔青跟他走开，也回过头来，脸色很难看，他狠狠地向步兵说：

“给我记下这笔账，还要加上利息。”

那个小男孩——步兵的儿子，从他父亲背后伸出头来望了望，喊起来：

“挨了揍，就走吧，走吧！”

步兵俯身喝住儿子。

“孩子！”

女人站在那里等着。

步兵：（向儿子）孩子，你好好过吧，快快长大，爸爸

去打仗，你先到幼兒園去，好嗎？

兒子：好的，你快点打完仗吧！

海岸。郁悵的城市。步兵走去了。女人和男孩目送着他。某处被風吹得活动了的鉄皮在屋頂上軋軋作响。風的嘯声。

尤登尼奇中將于10月11日开始
進攻彼得堡。外國干涉者的軍艦
侵入了苏維埃領海。

在波罗的海上一片灰蒙蒙的烟霧中，有几艘軍艦偷偷地行駛着。傳來外國人簡短的命令声。一些身穿雨衣、头戴深色風帽的人影在大炮旁走动。这是英國的魚雷艇，它們正向英格尔瑪蘭琴海岸駛去。軍艦的影子有时几乎在昏暗中消失了。軍艦威脅地行动着。有时靜得一絲声音都沒有，只听得見嗤嗤的拍水声和压低的說話声……

大炮揚起來了，旁边是穿深色雨衣和戴着風帽的人。烟霧中的喀琅施塔得警戒着。

天完全黑了，已經是夜晚。

海灣里的岩壁旁一动不动地停泊着一艘主力艦。政委独自在船舷上走过……沿着黑色的平滑的踏板，是那些冒險家們回來了。一个水兵腋下夾着吉他。寒冷、顫

慄和神經質地打着呵欠。

穿大皮襖的值班員望着走來的人們：

“結上婚了嗎？”

沒有人回答，只有一個矮个子水兵狠狠地向舷外吐了口唾沫。

人們穿過狹狹的鐵梯，穿過走廊，走進軍艦的內部，到了底艙里。

艙里的人們已經起床了。

迎面有人喊着：

“海洋上的漂泊者！”

回來的水兵們都一言不發地開始脫衣服，他們脫下身上的衣服，仔細地抖了抖，好好地保留着衣褶，問道：

“這一件是跟誰借的？”

物主們取回了自己的東西——有的拿了褲子，有的取軍帽，有的取皮鞋。

海軍士兵七拼八湊出來的漂亮消失了，於是他們穿着打了補釘的工作服和破鞋站在那兒。

底艙里有人伸進頭來，隨着擲進一塊四分之一普特重的麵包，砰地一聲落在鐵桌子上。

水兵們走到麵包跟前，眼睛里燃燒着飢餓的光芒。

惱怒的聲音：

“這幹什麼？——是給咱們大伙吃的嗎？”

“又減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尔青斬釘截鐵地說:

“不要动! 叫政委來!”

水手長从吊梯上走了下來。

水手長:喂, 該誰站崗, 出來吧!

阿尔青用面包碰了一下水手長的胸口:

“这怎么回事, 給二十个人吃的么?”

大家乱哄哄地叫起來:

“叫政委來! 叫政委來!”

一位穿便服的人从吊梯上走了下來, 这是政委。

大家都靜下來了。

政委和水兵們銳利地互相注視着。一个水兵提着灯走近政委, 像看一件物品似的細細觀察着他。

政委安然环視着水兵們。

阿尔青側过身來咬着牙对政委說:

“我要問問那些穿便服的人們: 活到‘一無所有’的
时候了嗎?”

政委: 同志們……

为了表示对政委的在場毫不在乎, 吉他手彈起吉他來了。

政委回过头去, 威嚴地命令道:

“首長說話的时候, 不准彈琴!”

別斯普洛斯凡尼抬頭望了望, 放下了吉他。周圍一

片肅靜。

政委在桌旁坐下，向大家掃了一眼，沉痛地說：

“難道從十月革命以來，這兒的革命精神被吹得無影無蹤了嗎？”

有人驚異地、感到屈辱地回答：

“什麼？”

水兵們從床鋪上跳下來，擁向政委。

阿爾青擠到政委面前，叫道：

“我們是問麵包的事！”

政委提高了嗓子打斷他：

“不，是我問你們——給飢餓的孩子們留出口糧沒有？”

一個有着純朴而快樂的臉龐的見習水手說：

“留出啦。”

政委：給彼得堡的工人留出了口糧沒有？

某水兵：留出啦。

政委：（向吉他手）為夏里亞賓的表演留出口糧了沒有？

吉他手肯定地揮了一下手（經常獻給藝術的是不少的）。

政委：那你們又是怎么回事呢？分吧！……

政委這番話的邏輯簡單明了。大鬍子水兵開始用繩子把麵包分成一小塊一小塊。

水兵們分完了這些細小的麵包塊——很少的一點干糧。

政委：好了，誰該去站崗，快点！

大家都在底艙里喝開水……水杯鏘鏘地响着……

阿尔青不慌不忙地穿上海軍上衣。該他去站崗。

他斜睨了政委一眼，固执而强硬地說：

“有几句話要告訴那些同志，今后我的口糧不能再分給任何人了。为了苏維埃政权的利益而站崗——我去站。”

他無精打彩地扳了扳槍机，到外面去了。

政委也从梯子上走出去。傳來了炮彈的爆炸声。人們寂靜下來。

一个年老的水兵和見習水手在諦听着。

随着炮彈的爆炸，海灣中濺起了一片水花。敌人！

强大的气浪震蕩着海水。

艦隊和城堡活动起來了。

城堡的警报器發出了刺人肺腑的鳴鳴，声浪成为無數巨大的圓圈擴散開來。灯火熄滅了……甲板上响着人們奔跑的脚步声：“一一二——”，“警一报！”

人們出來了，弯着腰迎風奔跑。風使勁地吹着水兵軍帽上的飄帶、軍衣的前襟和肥大的褲管。

“炮一前一集一合！”在四散的水花中掀起了冰冷的拍岸的浪濤。出現了炮兵連被風撕破的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的战旗。水兵們分头奔到大炮旁邊，

炮口对准着海洋。烟雾中已经望得见敌人的舰艇。简单的、已经习惯了程序——向英国军舰开火。“二十一个列强”“好吧……”——“预备！……”“齐射！”白色的硫磺火光迫得人们闭上了眼睛。炮弹射出后的嗡嗡声逐渐低下去。又是咆哮声：炮台开口了。

爆炸所形成的水柱冲得高高地。

炮台又射出一排炮弹。

观测员叫道：

“跑了、在放烟幕啦！”

我方炮弹的爆炸声。水雾和烟雾混作一团。

敌舰掉过头，消失在烟幕后了……

到处弥漫着被风吹散的烟雾。

齐射！

齐射！

敌舰消失在遮蔽了半个天空的不祥的浓烟里。解除警报声。

炮台击退了敌人的军舰。彼得堡工入团走出城堡，开赴前线。

阿尔青从岗哨上回来。

寒冷。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这是彼得堡步兵团在行进。古老的进行曲叩人心弦。